

朱子文集四書說纂

漢書門			
八	五	八	九
四	八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七	八	五
七	函	四	八
冊	架	冊	號

四書
九ノ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9
冊數	4 (1)
函號	277 158

277-15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

朱子文集纂

行恕堂藏板





朱子文集纂

大學二卷

論語二十卷

中庸三卷

孟子七卷

朱子大學中庸章句語孟集註發明四子之理無餘蘊矣他如文集語類二書廣大悉備其中論辨問答渙切著明與章句集註相爲表裏第語類之爲書以類相從易以簡閱而文集議論錯見故讀者往往弗浚考如四書大全所載語類略備而取之文集者十不及一二更有誤者論語首章集註



51-275

引程子時復思繹之說南軒說中所引改思繹爲
紬繹文集中與南軒論此甚詳而大全反取南軒
紬繹之解附於程子本文之下其謬亦可略睹矣
夫學者觀書日汎濫於衆說而於朱子之書反有
所未盡此書義之所以不明也縱竊有病於此因
與同學諸子倣語類之作蒐輯條分次爲是編俾
觀書者玩心於章句集註而有所未解合此而觀
之以其說之詳明而究夫章句集註之精蘊優柔
厭飫久之而文集之說與章句集註之說融洽而
無間則四子之理渾然不逆於心矣抑縱之爲是
編也特以爲學者窮理莫先於四子之書當知所

先而急從事焉耳從事於此而有所見然後求之
於全書致博學詳說之功而後豁然貫通者可得
而言也若夫憚煩勞安簡便朱子固嘗以是爲學
者病矣而可乎抑古人之學在於反求諸已躬行
實踐而非徒以爲談說之資文字之用也倘曰由
是而辭可善由是而文可工而於身心之實初未
嘗有用力處雖日取朱子之書而讀之究與不讀
等耳此爲學之大弊縱尤願與四方同志之士共
戒之清溪陳鏜謹識

康熙己巳四月旣望

大正九年九月



纂輯姓氏

馬允彭 字錢侯

董 采 字載臣

蔡大章 字雲就

嚴鴻達 字庚臣

天字文集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一

大學一

經一章

卷之二

大學

傳十章

卷之二

論語

學而篇

卷之四

卷之十一

五

論語二

爲政篇

卷之五

論語三

八佾篇

卷之六

論語四

里仁篇

卷之七

論語五

公冶篇

卷之八

論語六

雍也篇

卷之九

論語七

述而篇

卷之十

論語八

泰伯篇

卷之十一

論語九

子罕篇

卷之十二

論語十

鄉黨篇

卷之十三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卷之十四

論語十二

顏淵篇

卷之十五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卷之十六

論語十四

憲問篇

卷之十七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卷之十八

論語十六

季氏篇

卷之十九

論語十七

陽貨篇

卷之二十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卷之二十二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卷之二十三

中庸一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卷之二十四

中庸二

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

卷之二十五

中庸三

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三章

卷之二十六

朱子文集卷之二十六

孟子一

梁惠王篇

卷之二十七

孟子二

公孫丑篇

卷之二十八

孟子三

滕文公篇

卷之二十九

孟子四

離婁篇

卷之三十

孟子五

萬章篇

卷之三十一

孟子六

告子篇

卷之三十二

孟子七

盡心篇

朱子文集纂序目

朱子文集纂卷之一

大學

陳鏞編次

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
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
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
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
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
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
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
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
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

壬午應詔封事

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
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
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
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淡
以貪多躡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
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
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

與陳丞相

看大學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逐字逐
句一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
一篇次序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
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

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
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

答吳伯豐

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
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
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
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
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
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功夫省力時便漸得力
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
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
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又反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

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

答黃子耕

看大學先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

答鄭子上

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著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棄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朱子

大學一

經一章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答何叔京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石子重問

至善乃極則

答石子重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答王

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過而力制之也

答宋

淡之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

答王
子合

定靜只是知止之效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

工夫也

答李
時可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

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

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答張
敬夫

知是閑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答李
敬子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

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

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

髮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

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為審未知

是否

李繼
善問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

接處對同勘合也

答李繼
善下同

或問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

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得是心

理俱融理為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為已止其

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不知是否

李繼
善問

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

有終始為二道本末為兩端者

呂氏

愚謂此言似為釋氏

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為異端而為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為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為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為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心害而莠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辨呂氏大學解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為非也答方賓王下同

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

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答石子重

論大學以誠意正心為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為先後耶答宋客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答宋溪之下同

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
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
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
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
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
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
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
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答項平父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
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

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
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
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
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
也

鄂州學
稽古閣記

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
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
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
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
而至到耳

答曹元可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答李堯卿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事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交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答黃子耕下同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証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

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
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
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
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
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
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
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
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
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
曰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辨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
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
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也竊意聖
人之言必不如是之甚亦陳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

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
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爲闕字增語反致讀
者之疑多矣至於強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
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爲一說則其考之
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
是大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
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
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
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
其可矣答江德功

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

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

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

癸未垂拱未刻

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

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

辨呂氏大學解下同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格物呂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

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此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功夫呂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

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畱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工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張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

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

答汪尚書

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今只該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善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

一例說也

答黃直卿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答何叔京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功夫却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卽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日主於心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答王子合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

答江德功下同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己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朱子文集纂卷之一

朱子文集纂卷之二

大學二

傳十章

傳一章

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
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
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
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
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
而無難也

經筵講
義下同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
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

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

傳二章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

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答江德功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

陳興叔問

二章兼

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答陳興叔

傳三章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答周舜弼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

以刀或鋸截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礱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

答張敬夫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答江德功下同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嘆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答趙恭父下同

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

親賢或指前王之澤利

傳五章

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

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答張欽夫

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誼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於

物欲亂於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方問王所論近世識心之弊濫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答王子合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

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淺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答姜叔權

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

以進於日新矣

答陳師德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然亦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答林德久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浚戒也

答胡季隨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

古人言句註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夫已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夫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答王欽之

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其大倫大灋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註苦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

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徽州婺源縣學藏書

記問

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今或問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功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而言之歟黃簡伯問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

日一件者格物功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末期貫通則爲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答黃商伯

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能遽爾融釋是終爲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此便是所不逮處否李堯卿問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

致功夫不專一也

答李堯卿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答或人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汪長孺問一物

之理格卽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答汪長孺

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

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

答吳伯豐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答陳齊仲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段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處

答李敬子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

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

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先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

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

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

如子夏教

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

之功也

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

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

其灑埽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

此大學之道知之淺而行之大者也

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

答吳晦叔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

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舜功

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正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

已

答程允夫

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

答彭子壽

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

答林擇之

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溪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游誠之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

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

也答陳師德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

答孫敬甫

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

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

哉名堂室記

傳六章

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惟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答吳伯豐

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卽其好惡真如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

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為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

答孫敬甫

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答石子重

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經筵講義

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

答注易直

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

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

答彭子壽

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會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

答趙恭父

傳七章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於此則

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哀懣一萌於中則心有係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矣故當忿懣之時惟有忿懣而已既以忿懣為主尚何心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淡欲學者常存此心無少間斷喜怒哀懣猶不可有而況於曠蕩外馳邪辟妄念以爲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體之如何

周舜問

有喜怒哀懣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哀懣則四者之

發何不正之有

答周舜問

燔謂喜怒哀懣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

帥亦未見其爲全功也李敬子問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答李敬子

傳八章

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爲天下僂辟字亦讀爲僻足以相明答張敬夫敖惰之說如所云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

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答徐崇父

傳九章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爲政李敬子問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答李敬子下同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李敬子問彼之不可教卽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十章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
 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
 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答陳
膚仲
 興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此章
 再舉之者平天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
 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
 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
 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
 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答王
子合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
 以矩則當為矩絜乃得其義矣答江德
功下同
 絜矩之說蓋以已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道
 爾

絜矩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答周
舜弼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
 此四句曉之未詳陳安
卿問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
 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
 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明又以所惡乎
 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
 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答陳安卿

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

答黃商伯

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歐陽希遜問

發已自盡

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

無違耳

答歐陽希遜

程子曰循物無違謂信竊謂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則循是事而無所違無是事則不鑿空而為之說此與以實之謂信意相似或者謂物者理也實循是理而無所違有反身而誠之意蓋孟子有諸已之說不知是否

董叔

重問或者之說非是

答董叔重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眾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答范應叔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足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

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
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

答黃直卿

朱子文集纂卷之三

朱子文集纂卷之三

陳鏞編次

論語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旣著之精義
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
非造道之淺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
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
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
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旣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
學者誠能淡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
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
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

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讀書之要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

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答江隱君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非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論語訓蒙

序義

論語一

學而篇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

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答張敬夫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是前一段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說也說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答張敬夫語解

程子曰時復紬繹

張敬夫

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改思爲

紬不知何說

朱子

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

泳之也

張敬夫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

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爲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學而不習則

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
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
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
蓋如此凡爲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
得許多意思方爲完備今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闕
略而但言紬繹義理以解時習之意夫人不知學其將
何以知義理之所在而紬繹之乎且必曰紬繹義理之
端緒而涵泳之又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爲之端緒若
繭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徒
使學者胸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握苗助長之患非所
以示人入德之方也

朱子

說者油然而慊也

張敬夫

程子但

言浹洽於中則說雖不正解說字而說字之意已分明
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內慊者行事合理而
中心滿足之意施之於此似亦未安

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
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
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
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
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水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呂子此
約問

說甚佳

答呂子
約下同

時習專以思繹爲訓何也

呂子
約問

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

言之故以習爲思繹

學卽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

呂子約問

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答虞士朋

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

習習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

趣也

答池從周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說我心猶芻

豢說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

寔見其可樂但比說爲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願明

其說

呂子約問

謂之發散在外卽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

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答呂子約

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

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

同上蔡引之似未察也

又云自待者厚亦是語病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

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已用心之約處若

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已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

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客天之論此

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陳明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

石子重問

鮮只是少聖賢之

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說煞了

答石子重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弟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

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弟其爲仁之本言卽重蓋世

間自有一等孝弟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

此一段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鄭子上問

上兩句是說道

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答鄭子上

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

答呂子約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

言木之根水之原

答曾擇之

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

之有見方信得及

答余占之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

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

張欽夫

熹按程子

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

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

仁之性也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

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

者正相南北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

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

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

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理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答張敬夫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

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答何叔京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答呂子約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卽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

也

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

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

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本而不曰梧檟楫

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弟為本

事之本守

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天下之大類是也

此皆要

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答范伯崇

孝弟為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孝弟行於

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

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為仁

自孝弟始之意

呂子約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

為機械以求知仁其原蓋出於謝氏且若如此說則其

事親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答呂子約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

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仁也

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

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脈絡自有相管

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為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

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

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

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

實不但孝弟為不偽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

發最親切所係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

擴孝弟可以求仁也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張敬夫按有子之意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朱子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張敬夫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雖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浮淺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曰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然後為不仁也答虞士朋

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呂子約問有所為之說甚善答呂子約巧言令色為失其本心此語非不是但近時說者多因孟子之言遂以心字替却仁字此則不可當更於此思之得其說則凡言仁者皆可默識不但此章之義而已且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為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上蔡語錄中說寫東請客之類皆是○答廖子晦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為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

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爲過
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
心迹於三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林德久問
諸說皆爲鮮字所惑又爲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
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
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答林德久
巧令鮮仁程子直指爲非仁何也詳考程子詞意蓋直
指修飾之爲非仁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
有所未暇論也呂子約問程子固是直指修飾之爲非仁而
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詞氣舒
緩程子恐人不曾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

直說破耳

答呂子約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
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
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
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
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
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
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巧言令色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
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

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傳不習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答張敬夫語解

盡已之謂忠祖道初以爲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爲語未瑩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會擇之問

後語轉疎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爲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答會擇之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存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已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已則主心而言物則主

理而言故盡已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

同要之皆誠於我耳

潘恭叔問

心理不可以彼已分以理爲

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是則所謂信耳

答潘恭叔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不習而傳於人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已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

懼於傳之或差

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呂子約問

如明道說文勢似

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

答呂子約下同

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已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

列子文集卷三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爲得其正傳呂子問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足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義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答方子實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

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答呂子約下同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

敬事而信以下或以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導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呂子約問此章當爲五事然先後相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此蓋以其略故其言之若不足

耳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答李堯卿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翹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汎愛也

答池從周

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功夫方可將此功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答石子重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

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

答何叔京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呂子約問

聖賢所

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答呂子約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

張敬夫

經但言毋友不如已者以見友必勝已之意今乃以如已勝已分爲

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為喪祭而發蓋終之當謹遠之當追是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己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終往往易以忽遠往往易以忘

趙恭父問

聖人之言為眾人發非專為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諭則世間更無備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兼說喪祭也

趙答

恭父

注曰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德輔恐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

汪長孺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

答汪長孺

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

張敬夫

慎終追遠自是天理

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追遠矣

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為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

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為先否林德久問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答林德久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
 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
 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
 矯偽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
 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
 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
 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
 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
 知復於何者為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

之功正當熟玩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董叔重問如張氏
 說則鄉黨篇可廢矣答董叔重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
 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為孝矣答程允夫下同
 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
 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本心然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之間也又曰三年
 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張敬夫此句
 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慤實而
 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

當此解所云志哀而不暇他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
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
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吝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
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
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
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近
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日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
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
此經所言亦爲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
下而言以中人爲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
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終身守之可

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爲孝哉

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

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
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
中者矣苟有决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
於息乎呂子約問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
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
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
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
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
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
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

亦無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

答呂子約

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諭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

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有子曰禮之用章

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

答曾子約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以見告曰所謂禮

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望先生有以教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滕德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乎答滕德粹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須當近禮恐其自貽耻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懼

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之意

范伯崇問此論頗善
答范伯崇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答廖子晦

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張敬夫此結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曰欲其言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

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

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耻辱德輔以爲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耻辱德輔謂恭而過則有異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汪長孺問若說爲恭者本不求遠耻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異在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答汪長孺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砒硃此句與後

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戾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惟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爲譬耳

答張敬夫語解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學之法也可可以見聖賢悟入淺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程允夫問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淺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答程允夫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蓋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

非此語之流生禍哉

記謝上蔡
論語疑義

朱子文集纂卷之四

論語二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章

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
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行運轉晝夜不息而此
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
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
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
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
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

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齊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北辰辨

子曰詩三百章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為勸戒非謂詩人為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答汪長孺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

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讀昌氏詩記桑中篇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答吳伯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張敬夫問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

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水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答張敬夫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林德久問上蔡語無病答林德久

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插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人理欲之間而不決此卽格

物致知用工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爲外物所遷奪此卽誠意正心修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此卽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卽知至處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違逆聲纔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

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絕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陳安卿問立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感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之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答陳安卿下同

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感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太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

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日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

已格知已至陳安卿問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攷耳

孟懿子問孝章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張敬夫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猶恐不盡况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答程允夫

子曰視其所以章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為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答方賓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答方賓王學是放教見成的事故誦讀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答吳伯豐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濫竊復以謂覲得之之心

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為然否蘇方其思時自是
著覲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蘇答

更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或
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
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其甚
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
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
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
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

也

方賓

此說甚善

答方賓王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
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
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
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質
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為知也凡此皆為學
用力處程允此說亦善答程允夫

子曰人而無信章

車之於馬牛本兩物以輓軌交乎其間而引重致遠無
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間則物我
一致矣夫然後行范伯本文只言車無輓軌不可行譬

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

鑿

答范伯崇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答連嵩卿

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

張敬

夫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意象褊迫無聖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以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

與張敬夫

論癸巳論語說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程允夫問

推說

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諂字止謂諂於鬼神耳

答程允夫

無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

張敬夫

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

鬼之為諂而不譏其祭無其鬼之徒為諂也諂自惡德

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朱子文集纂卷之四

朱子文集纂卷之五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
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
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程允夫問敢僭其禮
便是有無君父之心答程允夫

子曰人而不仁章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呂子此是對
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

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鑄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惡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子約

林放問禮之本章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呂子約問

答呂子約

季氏旅於泰山章

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

已酉擬上封事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程允此說亦然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

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張敬夫問此說甚好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醑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答嚴時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李堯卿問

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

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據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答李堯卿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意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黃直翁問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

矣

答黃直翁

子入太廟章

每事問之義如何李堯卿問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

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答李堯卿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

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謹慎又如此也

答江德功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

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

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淺然看得未分明○呂子約問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

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

子為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

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

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

亦須問也

答呂子約

子曰射不主皮章

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為中字不知

何如注長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

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答注長

楊氏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集註改容

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為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

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為可知之意否

吳伯豐問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為勝非止以容節之

得失為勝負也

答吳伯豐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疑周公所作潘恭叔問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答潘恭叔

子謂韶盡美矣章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爲

說集註兼性之反之爲說以中庸三知三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旣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李堯卿問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答李堯卿○程子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亂者○附錄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

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於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劉季章問

樂觀其濫矣

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答劉季章

子謂韶盡美一段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王謂其樂聲自不能掩今註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推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鄭子問

美者其功也

善者功之所以立即揖遜征伐是也

答鄭子問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

張敬夫

此理固

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

語說

朱子文集纂卷之五

朱子文集纂卷之六

論語四

里仁篇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程允夫問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為仁則不可更請合仁

義禮智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答程允夫

子曰苟志於仁矣章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

言無惡也熊夢兆問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

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答熊夢兆

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
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
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於仁者方是初學
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
過處若有卽淺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
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
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
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
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
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蓋
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

讀耶

答張敬夫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
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
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
可謂惡不仁者

李守約問此說得之

答李守約

子曰人之過也章

來諭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爲急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
爲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
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
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

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若以爲有此三物遞相看觀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怒遽急迫之甚乎

吳答

叔晦

必俟有過而後觀則過惡已形觀之無及久自悔咎乃是反爲心害而非所以養心若曰不俟有過而預觀平

日所偏則此心廓然本無一事却不直下栽培涵養乃預求偏處而注心觀之聖人平日教人養心求仁之術似亦不如此之支離也

觀過說

來教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

答胡伯逢

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

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耶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爲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程也耶

答胡廣仲

子曰朝聞道章

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

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僞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爲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程允夫問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熟味而淺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

知朝聞夕死之說矣

答程允夫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或曰異端無適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張敬夫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與張敬夫論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害者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都昌縣學諸生問義之

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決不從不義可知如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切答都昌縣學諸生

子曰參乎章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會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

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忠恕說

見正叔說向得會參多一唯之句淡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

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

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已及

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答張敬夫

盡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

盡已是體上工夫推已是用上工夫

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

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

答林擇之

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

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

與范直閣下同

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

免叅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

自聖人言之忠恕卽道也會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

答程允夫

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已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

歐陽希遜問

聖人處已

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答歐陽希遜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答曾擇之下同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的註腳可更以二程先生及上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註之說參之便見聖賢之意直是細密不是泛然籠侗說話

伊川先生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都昌縣學

諸生問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答都昌縣學諸生

曾子之言忠恕卽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答吳耕老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

其心矣與楊子直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右文殿修

撰張公神道碑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答曾擇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張敬夫言行自當如此不必為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以言行

為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言行之分亦未穩當行之

欲敏獨非畏天命耶與張敬夫論蔡已論語說

子游曰事君數章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潘子善問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潘答

善子

朱子文集纂卷之七

論語五

公冶篇

子謂公冶長章

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

妻也

程允夫問

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

知

答程允夫

子使漆雕開仕章

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

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答曾子擇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程允夫問

子貢言

請更言之

答程允夫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語錄謂曰欲色耳欲聲以至臭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

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都昌縣學諸生問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答都昌縣學諸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答馮作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

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之學者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答林德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傷義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

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陳安卿問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答陳安卿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答林擇之

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

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是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答劉李章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為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為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為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鄭子問此說得之答鄭子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再斯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陳安卿問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

審訂是第二番思

答陳安卿下同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淡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

陳安卿問

物格知至者應物

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子曰甯武子章

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閔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厄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而爲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

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
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
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廖子問為蘧伯玉南容之
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
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
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寧武子之愚
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
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
之當否耳答廖子晦

子曰伯夷叔齊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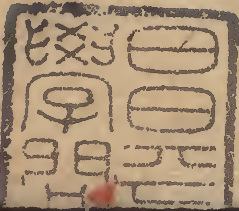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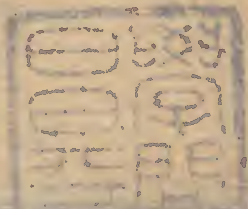
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
之過矣答方賓王

顏淵季路侍章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
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
能憊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為之歎惜不審此於無憾意
有妨否陳安卿問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
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答陳安卿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
為兼愛去熊夢兆問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答熊夢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

...

